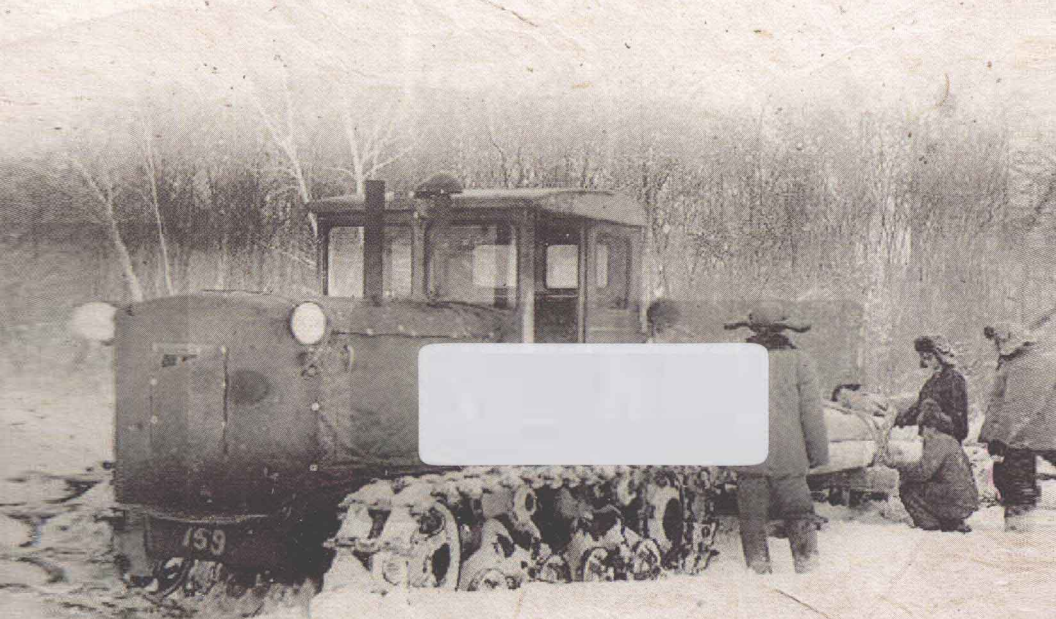


军土红心

穆小芒 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土红心 / 穆小芒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04-1626-2

I. ①黑… II. ①穆…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2969 号

黑土红心

作 者: 穆小芒

责任编辑: 王 莹 董晓琼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张: 8.7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626-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代 序

读穆小芒的怀旧文章不是第一次了,他用特有的诙谐、幽默、豁达、包容、不同于其他人的笔法写出了那段逝去的历史,读了每次都被感动,每次都会笑了哭,哭了又笑。

读过不少写知青的文学作品,叶辛的《蹉跎岁月》充满了心酸、哭泣、呐喊和控诉;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则赋予了更多的悲壮,写出了一代知青的神奇;老鬼的《血色黄昏》简直就是把自己写成了草原上的一条不人不鬼的狼,读完以后只能说的不堪回首,让人再也不愿意回到那是非年代,再也不想踏上那片土地。

穆小芒的笔下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岂止是咬牙忍着就能忍得过去的,挤兑出国骂是应当的。蚊子、小咬、虱子、臭虫被戏称为“小字辈”,扭曲的时代造就了一百六买个老婆,讲出了“八正兄弟”的故事,这种不是笑话的笑话也显得生动了、哭笑不得了。荒友们从来也没觉得有多美的挠头河,怎么就浪漫了;偷鸡摸狗的事在记忆里本来已经模糊了,一下子又都跳了出来,怎么能不使同龄人,特别是被同一列火车拉到北大荒的人百感交集?想起北大荒,除了酸楚、压抑,还能唤起一丝美好的记忆呢。读过他文章的兄弟姐妹们被忽悠得要跟着到北大荒去怀旧,去看北大荒美不胜收的山川河流,一睹“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

目 录

第一章 告别北京

- 1 风雨撼神州
- 2 分配方案,选择兵团
- 4 泪洒北京站

第二章 北大荒的衣食住行

- 7 嘎牙子炖豆腐
- 9 老玉米一家子
- 10 头疼粉
- 11 冰包子
- 13 司务长姓“汤”
- 14 亲爱的红烧肉
- 15 火炕
- 16 真的着起来了
- 17 木刻梭
- 18 顶棚漏水
- 19 核桃酥
- 21 “比萨”斜墙
- 23 生活问题
- 24 缝缝补补
- 26 洗洗涮涮
- 27 一屋子和尚没水吃

- 29 烧火劈柴,顺手牵羊
- 31 路在何方
- 32 路在脚下
- 34 “大鞭子一甩”
- 35 “向前、向前、向后!”
- 37 搭车的门道
- 38 在路上……

第三章 “可怜”系列

- 40 可怜的鸭子
- 42 “杯具”小狐狸
- 45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 46 狼来了
- 48 傻孢子
- 49 壮烈的老胡
- 51 够牛的二老肖
- 53 因祸得福
- 55 乐极生悲

第四章 快乐时光

- 57 飞爬犁
- 59 点天灯
- 61 看电影

- 64 篮球赛
- 65 打三家
- 67 自制汽水儿

第五章 美丽的挠力河

- 68 蜿蜒曲折
- 69 富庶的鱼产
- 72 淡淡的绿
- 73 文封河、武封河
- 75 莹莹的白

第六章 河上捕鱼

- 77 鱼梁子
- 80 请鱼入瓮
- 83 闯箔和烤火房
- 86 冰上捕鱼
- 91 “瓢舀鱼”
- 94 馒头做饵
- 95 趴冰卧雪
- 96 蜊蛄虾
- 97 另类钓鱼

第七章 最累的活儿、最苦的 活儿和最轻松的活儿

- 99 三级跳
- 100 小镰刀打败康拜因
- 102 锄苗日当午
- 103 脱大坯

- 104 排水挖土方
- 105 伐木
- 108 冰水中收割
- 110 下冰挂子
- 111 小爬犁打败拖拉机
- 113 冬夜脱谷
- 114 烧麦秸
- 117 浪哩格浪
- 119 驻小点儿

第八章 瓜田李下

- 122 瓜地里的黑影
- 124 雨衣里的秘密
- 126 鸡是如何变成“地鸟”的
- 127 连窝端
- 128 能源危机
- 130 失手被擒

第九章 富庶的完达山

- 131 一猪二熊三老虎
- 133 猴头两相望
- 134 柞木、椴木、黄菠萝、水曲柳
- 136 寂静的山林
- 137 风的絮语，树的呢喃

第十章 北大荒的小字辈

- 139 小咬儿
- 140 蚊子

- 141 跳蚤
- 142 虱子
- 143 草爬子
- 144 蚂蟥
- 145 马蝇子

第十一章 北大荒美食

- 146 头茬儿韭菜
- 148 杀生鱼
- 149 “忘了爹,忘了娘,忘不了狗鱼肠!”
- 151 以形补形
- 152 “好肚油肚”

第十二章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 154 北京爷们儿
- 156 有眼不识金镶玉
- 158 王三的故事
- 159 八正兄弟
- 161 天津哥们儿
- 162 好勇斗狠
- 164 滚刀肉
- 165 干活的技巧
- 166 要干也真卖力气
- 167 阿拉上海宁
- 169 全面走光
- 170 “呜哇,哇呜”
- 171 大白兔奶糖
- 173 小洋楼

第十三章 顶头上司“耙子连长”和班长徐三

- 174 “耙子连长”兼“朱总司令”
- 176 顿饭三盅酒
- 177 “他娘的”和“小兔崽子”
- 178 身先下水
- 180 不幸的晚年
- 180 班长徐三
- 181 盲流
- 183 能人
- 186 徐三老婆
- 187 风光旅游

第十四章 我的校友、荒友、网友汪士林

- 188 噩耗传来!
- 188 风雪北疆整十年
- 190 雨露桃李树万千
- 191 五环旗下纤纤影
- 192 丹心无限系人间

第十五章 北大荒的孩子

- 194 从打雪仗相识
- 196 一碗鸡蛋
- 197 “镇压土匪”
- 198 25年后师生再见

第十六章 “半个连长”

- 200 打鱼的日子
- 201 “装甲兵”
- 203 火头军
- 204 教书先生
- 204 “半个连长”
- 207 “算”上《纲要》

第十七章 担架营的日子

- 210 从“老大哥”到“老修”
- 211 珍宝岛事件
- 213 参加担架营
- 214 117 高地
- 217 T-62
- 218 巧遇校友

第十八章 我要读书

- 220 读书惹的麻烦
- 221 考试趣闻
- 224 头名交卷
- 226 白卷先生
- 227 大学梦圆

第十九章 政治挂帅

- 230 早请示,晚汇报
- 232 抓出“现行反革命”

234 政治笑话

第二十章 《知青之歌》和 手抄本

- 237 《知青之歌》
- 239 手抄本
- 240 《相信未来》
- 241 无名词人

第二十一章 红色爱情

- 243 一帮一,一对红
- 244 此结合非彼结合
- 245 炕是不能随便上的
- 245 一见钟情,患难与共
- 246 炉火熊熊

第二十二章 胜利大逃亡

- 249 病退困退
- 253 “我们要回家!”

第二十三章 重返北大荒

- 255 又见柞木林
- 256 屋去人非
- 257 分田到户
- 259 鱼没有了
- 260 情深意长

第一章 告别北京

风雨撼神州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年中开始激烈升级。此前,还仅仅是在报纸刊物上的一篇篇骇人听闻、上纲上线的“战斗檄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历了不知多少次运动的所有中国人,都再次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沉闷压抑气息。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在上大班课,教室门“砰”的一声被撞开,是个学生。当时我还在想:谁这么胆大包天,不敲门、不报告就闯进来了。谁知道,我们从此进教室门再也不用喊“报告”了。只见他把手里的一叠纸往上一扬,撒得满教室都是,转身就跑了。那一叠纸后来我们天天去撒,叫传单。对,还应加上“革命”两字。已记不得那张纸上写的具体内容,大约是:革命的同学们不能再在教室里上课了,要上街闹革命去!“革命”这个滚烫的词从此天天挂在人们嘴边、响在广播里、成百上千次地出现在每一篇文章中,一直伴随着全中国人民十余年!

大家都惊呆了,看着纸上的东西不知所措。老师草草地结束了课,同学们也议论纷纷地走出教室。谁也没想到,那竟是我们学生时代的结束,没有毕业典礼,没有成绩册……等我再次以学生身份走进教室,

已是十几年之后了。而中学班里相当一部分同学,则永远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接下来是“破四旧”、“立四新”,横扫“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炮打司令部”,“二月逆流”,大串联,造反夺权,“杨余傅事件”,“四三”、“四四”派……

到1968年初,好像忙活得差不多了。学校里住的大部分是来京串联或等老人家接见的外地革命小将。正牌学生在校的屈指可数,有在家当逍遥派的,有去长征串联的,有来学校打一晃就不知所终了的……

从来没有过这么自在的学生生活,不上课、不写作业、没有考试,还觉得对自己不好的老师都收拾得够呛。谁也不知道,该轮到折腾老师的人被折腾了。

分配方案, 选择兵团

好像是三四月份,学校通知66届的初、高中毕业生返校,准备分配了。当时,学校还驻有军宣队,分配是在军宣队的参与下进行的。

分配方案是:一、本人有病的、是长子或长女的、生活困难的,属特别照顾,可分到北京的工厂(学校留京的同学后来被分到外文印刷厂、541厂、797厂、商标印刷厂等);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农村插队。

在正式分配之前,有少数同学应征入伍了。当兵,在当时可是极为荣耀的事。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参加了体检。为了保证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出身是最重要的,要查三代!哪代有点含糊都不行!

全年级 160 名学生,只有不到十名同学当兵了,我们班有两个。

1967 年底,还有数位同学自愿到黑龙江迎春机械厂当工人去了。

假如不参加学校的上述分配,户口和档案将转至街道办事处,成为待业青年,由街道管理和安排。

还记得黑龙江兵团 3 师 21 团的政治部主任来校做过动员,介绍了兵团前身是抗美援朝的老铁道兵集体转业后组建的农场,现在根据形势又重新划归解放军序列。全国组建了若干个生产建设兵团,平时搞生产,战时是后备役,属准军事部队。21 团有 10 万之众,号称天下第一团,跨宝清、饶河两县,特别是饶河属边境地区,与苏修帝国主义仅一条乌苏里江之隔,是反修防修的前哨阵地云云。

我和母亲商量分配的事,看样子只有兵团可选了。因为:第一,本人不属于该照顾留京的。我有个患慢性病的姐姐,也面临分配,应该让她留京。第二,农村插队,未知因素太多,还是选个有组织、有保障一点的地方吧。

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根本的问题是,我那位在文艺界工作的老爷子,是个有“问题”的知识分子!这“问题”是,抗日刚开始时,家父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在川西给即将出征的将士们慰问演出。不知怎么划的线,给“那边”慰问的不仅不算抗日,还属反革命行为。由于工作需要,家父办公室的资料中存有“那边”的一些照片和资料。这下可好了,历史加现行!造反派愤怒啊,把家父“扭送”——是真的一直扭着胳膊——到长安街的公安部。可是,公安部没有收下我父亲,大概是太多了。造反派更愤怒啦,反动得连公安部都不收了!于是,抄家、批斗、“打倒、火烧、油炸”的大标语一直贴到家门口。

由于公安部没拘捕我父亲,我的成分就提高了半等,不“崽子”了,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也有可能“教育不好”或“不可以教育好”!这就是中文的高深莫测之处,说“大胜敌人”是我们赢了;说“大败敌人”还是我们赢了!

凭这个成分,按照那位政治部主任的说法,去反修前线是不够格的。不仅边境地区不能去,且还有个混入军事部门的嫌疑!虽然是种地,但建设兵团属解放军建制,那块地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种的。为了维护我军的尊严,及部队编制的保密性(番号是不能随便泄露的),我们对外都说自己是“装甲兵(庄稼兵)某部”。以至后来来到国外洋插队,在餐馆刷盘子洗碗的弟兄,写信回国都说在“进出口公司”找着一份儿差事,负责进口业务多点,这都是从小就养成的良好保密习惯。

学校管人事的老师有水平,说我们中学的学生当时都是按保密专业标准招的,去兵团不仅够格,还富裕!就这样,我混入了革命队伍。后来又混入了几次,但都不像这次提心吊胆。

我们学校的初三、高三两届毕业生共约两百多人,有60人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被分配的最大一个群体。不知他们的家里是不是和我一样,有个“双料”或“单料”的爹,有一丁点儿“料”都很麻烦,那时谁也不说家里的事儿。打死也不说!

泪洒北京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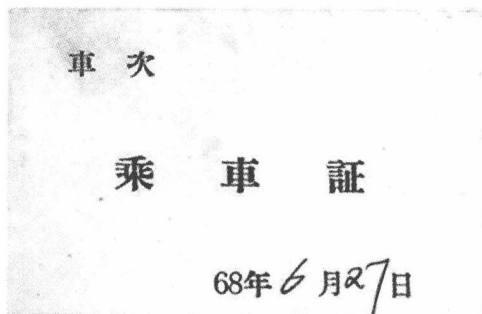
1968年6月27日,是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们离开生活

了十几年的北京,要奔赴数千里之遥的北大荒。没有车票,就是一张小
小的纸片,上面印着“乘车证”三个字,证的上方有红印油戳子加盖的
时间。那张小小的乘车证,至今我还珍藏着。

当时所带的行李,一个被褥卷,一个六七十公分的小箱子,就是全
部的家当。怕东北冷,父母为我特制了一床八斤重的全新棉被(这床棉
被用掉了全家一年的棉花票)。我在王府井的利生体育商店为自己买
了一套好像是进口的天蓝色的罗纹运动衣裤,花了12元人民币,那是
我最大的一笔开支。其余全是旧衣物。那个小箱子比我岁数都大,还
是父母1950年从重庆到北京就任时的行李箱,我当时才几个月大,就
睡在上面。还有一顶旧蚊帐、一条旧军毯,据说还都是美国货,抗日时
的军用物资。不是父母不心疼我,而是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给点
儿生活费。不能因为我走,让家里人饿肚子吧。

27日上午的北京火车站,站台上人山人海,全是奔赴黑龙江建设
兵团的中学生们。这种景象已经持续好几天了。

站台上,同学们互相道着珍重,往本子上写鼓励的话,留通讯地址,
合影照相,嘻嘻哈哈的。催促人们上车的哨声响了,送行的同学三五成



1968年赴北大荒
的乘车证

今不忘。这些鱼是不知道我们这些革命小将的到来，更不知道我们的厉害，要不早都跑了。它们的命运很像今天被关在关塔那摩的人，很无辜、很悲惨！

我们乘的火车是专列，大概应解释为“专门给其他列车让路的那一列”。经过三天三夜走走停停的漫长旅程，又在卡车上颠簸了五六个钟头，终于来到了打渔队——3师21团5营12连。

尽管早已是昏昏欲睡，但到“家”了的兴奋还是让我们跑到河边，用挠力河水洗了一把脸。不知是清凉的河水使我们清醒了，还是终于又踏在实实在在的地上令我们振作，另一种感觉也油然而生——饿。

是啊，三天多没吃一顿正经饭了。火车上都是什么面包、点心之类的，快有点上甘岭了。大家拥进食堂，哇，真香！饭早就做好了：嘎牙子鱼炖豆腐、大馒头。

在北京从没见过，更别说吃过嘎牙子鱼了。鱼不大，头像鲑鱼，扁圆的，金黄的颜色，身子细长，头顶、腮两侧的三根硬刺是它的识别目标。通常二三两左右，半斤以上算大家伙了。肉极细嫩，炖出的汤上面漂一层黄黄的油，和老母鸡油一样，可汤却又是清亮清亮的，喝了一口——鲜！那豆腐也浸透了鱼的清香。一时间，食堂里一片窸窣窸窣喝汤的声音，没人舍得拿这汤练小舌音，还是先入胃为快。

再说馒头。学校食堂从没这么大的馒头，半斤一个！特别暄，特别软。虽然我们都够饿的了，但没人能吃下一个，都是两人分一个吃的。（别忘了，那会儿还是要粮票、有定量的年代。在这里，随便吃，管饱！）

到北大荒的这第一顿饭，吃得我们“好肚油肚”（我们对英语 how do you do 的“经典”音译）。我们带着满嘴的鱼香进入了梦乡，并憧憬

“面”了。

不长或不结玉米棒子的玉米，有别名：甜杆儿。当甘蔗吃，是哄小孩和哄我们自己的。

对付大楂子的任务看交给谁了，交给牙和腮帮子，嚼的时间长了，眼眶子两边都蹦蹦跳。没多久，我们的太阳穴都鼓得高高的，像从娘胎里就开始练内功一样。要是吞下去，让胃单练，出口检验时，经常会有整粒的。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胃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接受楂子一家的深刻教育。

当时也不知道这些都是“健康食品”、“绿色食品”，只凭腮帮子和胃的反馈，就对玉米一家产生了误解，真真是不应该。迟至今日才明白“面有瓜菜之色”是充分享受了“健康”、“绿色”食品的体征表现。瞅着现在吃多了“垃圾食品”的年轻人红扑扑的脸，心里真替他们难过。如今，看到人们蜂拥着去买窝窝头、贴饼子、菜团子，不免深感自责，当时要省下点儿也不至于造成今天的混乱局面。

头疼粉

有几年，北大荒赶上涝灾。小麦地是一片汪洋都不见，穗在何边？得下水捞麦子，看哪儿漂着穗头就捞起来。有人偷懒，看到麦子了，到跟前脚一使劲，踩到泥里算了（等水退了，一片片麦苗茁壮成长，非常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前面几个人捞，后面跟两人抬个担架，把可怜巴巴的几根麦子送到干地上去。康拜因也惨，得两三台拖拉机拽着，还动不动就陷到泥里。那一阵子康拜因手、拖拉机手天天和泥猴儿一个样儿。

就这潮乎乎的麦子，还没脱粒，就发芽的发芽，发霉的发霉，就是没发财的。有个什么说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得，我们种的是“水麦子”，就吃水麦子了。

用这种麦子磨出来的面，颜色发暗，怎么发酵都发不起来，弄熟了也黏糊糊的，吃起来发苦。这东西吃长了，头会发疼，于是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头疼粉”。现在，我写东西常常前言不搭后语的，估计是吃这个粉落下的毛病。

后来，科学了，说什么黄曲霉素会致癌！不知怎么搞的，好些事我们总是“后来”才知道。后来和后悔也不知是什么关系，弄得不清不白的。

不光有“头疼粉”，还有“汽味豆油”。

据说，粮油厂搞革新，为了多出油，选用航空汽油浸泡大豆。这都是TMD什么招儿！榨出的油，一股呛鼻子的汽油味。吃了“汽味豆油”炒的菜，你会觉得胃里在拱气泡。谁在你跟前抽烟，赶紧跑，随时引爆。

冰包子

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刨冰”吧，就是在夏天，将冰块刨成末，浇上各色果汁的那种冷饮。

没错儿，冰包子，或者说包子是冰的。

北大荒有差不多半年是冬天，最冷零下三十几度，平均零下十几二十度。冬天也得干活儿，还都是户外的活：伐木、打石头、排水。伐木和打石头还好，在林子里、山里还能找个避风的地方；排水，则是在一马平川的田野上，无遮无挡。

施工的地方多半离连队较远,不可能回去吃。中午送饭,通常都是包子。包子用棉被裹着,到了工地,大家一窝蜂似的冲上去抢,慢了可能就没了。有拿两三个的,有拿五六六个的。我们不行,脸皮薄,抢不过老家伙。有些人连吃带拿,连晚饭都预备下了,反正挺朴实,不遮遮掩掩的。

拿到包子,背对着风,你唯一的挡风墙就是自己的背。咬一口包子,这口还没嚼完咽下去,咬过的牙印处已挂上一层薄霜。第二口,第三口,就算是狼吞虎咽的速度,吃第一个包子是温的,第二个就是凉凉的了。没别的招儿,只有用你的胃去温暖包子那些冷酷的馅儿。

这还别赶上大烟泡儿(东北话,特指冬天刮大风卷起漫天雪,一片迷茫的景象)。遇上那样的天,即使有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屁股凉啊。好像原句是“风吹背后寒”,可我们都冰包子了,谁还搭理哪句话该怎么说,哪个词挨着哪个词儿的。



林中篝火

亲爱的红烧肉

“杀猪啦！”这一句话能让奄奄一息的弟兄们“噌”地站起来。

即将到口的红烧肉不仅飘荡在嘴边，在脑海，在眼神，还震荡着每一根神经的搏动。

食堂空前的拥挤，因为红烧肉是不屑与筷子兄弟为伍的，至少得是白面馒头。在打饭的窗口，你说是向炊事员飞媚眼、送秋波，可能过分了。但即便平时满脸苦大仇深的人，也都会向里面拎大勺的那位绽开几分笑容，或至少嘴叉子是向上翘的。

有人会在这个时候“量馒头”。说白了，就是比赛看谁吃馒头吃得多。那说“数馒头”不就结了？不行，那会儿就是量。有量器，短的是筷子，长的用扁担。普通筷子，可插上四个馒头。比的时候，问：“你能吃几筷子？”吃两筷子的，一般在这种场合都不敢毗歪（叫号之意）。用扁担也行，不是那种长的，可短的扁担它也是扁担啊！叫“码”几扁担。那短扁担一米二长，上面能码放至少十五个馒头！

还有比喝“红烧油”的，就是喝炖红烧肉出的油，浮在上面的那一层，不是下面的汤，论喝几碗，没听说谁怕什么血脂高的。

人嘛，总得积极生活，不能等天上掉馅饼。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主题歌唱的，樱桃好吃树难栽，什么什么等不来……我们不能等杀猪，又不想当猪，可还饿，于是就尽可能多的去创造猪、创造肉，在脑海里，在视觉里。看到谁摸摸脖子，我们会说：别碰“槽头”；谁拍下屁股，立即有人应声：那“臀尖”是我的；腹部等于“五花”；胸部称为“排骨”，